

《还乡》原型浅析

程颖¹, 唐霞²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还乡》是托马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本文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探讨这部小说的环境和男女主人公,并分析他们的神话原型意义。

【关键词】原型批评;还乡;埃格敦荒原;人物;神话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15-04

原型批评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在批评实践中,原型批评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人物类型和叙事结构的挖掘,找出文学作品中潜在的原型模式。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为文学批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和领域。

《还乡》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从小说中运用的神话典故、远古流传下来的季节性庆祝活动以及人物形象等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原型意象的存在。尤其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埃格敦荒原和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被赋予了神话和宗教原型。值得指出的是,哈代对这些原型的运用并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他对这些原型进行演变,使这些原型具备多层意义,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本文主要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还乡》的环境及其主要人物。

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批评家弗莱。弗莱充实和发展了荣格的原型理论。他认为原型是指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通常认为原型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模式,它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把历史上个别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具有约

定俗成的语义关联,通过这种原型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文学的历史线索。

而文学中的原型就是指在文学史上不断反复重现的文学形式化单位。例如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作为文学中的一种原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它在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和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有体现。

原型批评又被称为神话批评、仪式批评和图腾批评。它通过对作品中原型的发掘和分析,旨在找出文学中潜在的原型模式。它注重的不是作品的内在结构,而是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而原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而且揭示出连接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原型模式,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朱立元)。

二、《还乡》的原型批评

1 埃格敦荒原的原型——魔幻型世界

一般来说,环境的描写只是为人物活动提供适当的背景。但是,在小说《还乡》中,埃格敦荒原不仅构成故事的独特背景,它本身就是悲剧故事的参与者,它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性格和命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形象”。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谈到魔幻型世界的原型含义理论时指出:魔幻型世界是与神喻形象相反

收稿日期:2006-05-30

作者简介:程颖(1982-),女,江西鹰潭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唐霞(1981-),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

的世界，是“为欲望所完全摒弃的世界”，是一个“梦魔和替罪羊的世界，奴役、痛苦和混乱的世界”。埃格敦荒原就是一个充满敌意、冷漠无情的魔幻型世界。小说中哈代称它为“怪异幽灵之家”，多次把它与泰坦的牢狱、但丁的“净界”联系起来。

“神魔世界大多把在技术不发达社会中自然之巨大、可骇和盲目的力量拟人化了。……命运的设计操在虚于飘渺的众神手中。”（《批评的解剖》）埃格敦荒原就是“众神”的化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它密切相连。“荒原作为一种自然环境，其本身不存在善恶问题，它对世事的兴衰超然态度，对人的悲欢无动于衷。但这种缺乏同情心的客观力量一旦碰到机会，就会成为在冥冥中捉弄人、把人逼到绝路上去的‘众神之首’的工具。”（王守仁）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反抗荒原，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惩罚，反之，他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尤苔莎和韦狄一心想逃离荒原，姚伯太太与荒原格格不入，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克林想以先进的知识改造荒原，最终还是失败，当了荒原的传教士。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谁都难以挣脱荒原的摆弄。

在魔幻型世界中，“动物世界以妖怪或猛兽等意象来描述。羊的传统死敌狼、虎、秃鹫、匍匐而冷酷的毒蛇以及龙，都是很普通的意象”（《批评的解剖》）。提起蛇人们不禁想起《圣经》中那代表邪恶的毒蛇。小说中姚伯太太就是被毒蛇咬死的。死之前她还看见了一只鹭。

在希腊神话中，浓密的植物世界往往表现为一片不祥之林，如《圣经》中的死亡之树，《创世纪》中的禁果之树。“植物世界是一片阴森可怕的森林”（《批评的解剖》）。埃格敦荒原是“一片长满杜鹃、荆棘、石楠的野地，灌木丛生，苔藓遍野”。在尤苔莎出走的晚上，她“顺着黑豕的小径朝前走，偶尔会让一团团荆棘根、一丛丛灯心草、或是一块块肥厚的真菌绊倒。在这个季节里，那真菌就像是庞大野兽腐烂的肝肺，散落在荒原四处”（《还乡》）。此时的植物就是不祥和凶险的象征。

在挪亚方舟的传说中，水代表着死亡，尤苔莎和韦狄最后都是落水而死。“水的世界就是死亡之水，常常等同于涌流的血，像耶稣受难和但丁的历史象征里那样”。

魔幻型世界与悲剧场景中的模式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弗莱在《文学的若干原型》中指出：“在悲剧场景中，我们看到的动物世界是猛兽、猛禽、狼、秃鹫、大蛇、龙之类。……植物世界是一片邪恶的森林。”在小说《还乡》中，埃格敦荒原冷酷无情，在冥冥之中捉弄人们，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它不仅具有魔幻型世界的原型，同时也含有悲剧世界的模式。

2 人物的原型

(1) 尤苔莎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对对立体，代表着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对立。克林代表的是基督教精神，尤苔莎则是希腊女神的化身，强调的是人的原始欲望。在希腊神话中，希腊女神是放纵任性、不守成规、勇于冒险和追求的象征。在小说中哈代多次把她与希腊女神相提并论。在“夜的女王”这一章中，哈代细致地描绘了尤苔莎，认为她是“做天神的料子”。

如果有一轮新月在身后升起，一顶旧盔戴在头上，散落的露珠在额上围成一顶王冠，凭这些装饰物，她就会分别显示出阿耳忒弥斯、雅典娜和赫拉的样子。

哈代通过把尤苔莎与阿耳忒弥斯、雅典娜和赫拉加以比较来显示她美丽高贵、骄傲不羁的特点。阿耳忒弥斯的坚持、雅典娜的好战反抗以及赫拉的霸气都一一在尤苔莎的身上得到体现。像克娄巴特拉一样，尤苔莎也是个喜欢享乐，自我放纵的女人。她受享乐主义的支配，不能忍受荒原平淡无味的生活，一心想到繁华的巴黎去过一种浪漫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追求，她不断反抗，最后甚至选择出走。她不信正统的宗教，很少去教堂，完全不理睬会习俗和社会规范。与克林相比，尤苔莎就是一个利己、享乐、具有凡人七情六欲的异教女神。

在《旧约·创世纪》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他妻子撒拉的使女夏甲生的孩子，撒拉出于嫉妒，逼迫亚伯拉罕将夏甲母子放逐到旷野。“以实玛利人”就成为“被放逐之人”的代名词。《还乡》中尤苔莎就是一个“以实玛利人”。哈代在小说的第一章就指出：“埃格敦荒原是一块难以制服、以实玛利人的野地，从远古到现在，一直如此”。尤苔莎向往享乐的都市生活，但她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单调枯燥的荒原生活使她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是被文明社会抛弃、冷落的

人。尤苔莎最后掉进水塘溺水身亡, 注定逃脱不了终身被困在荒原的命运。从尤苔莎的身上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以实玛利的原型形象。

(2) 克林

救世主耶稣克己隐忍, 拒绝任何的诱惑, 将自己与民族的幸福融为一体, 心甘情愿地为了世人的赎罪和国土的富庶牺牲自己。克林身上就体现了这种牺牲自我、克己利人的基督教精神。“他希望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提高整个阶层, 而不是以牺牲整个阶层为代价来提高个人。而且, 他随时准备立即把自己作为第一个牺牲的单位。”(《还乡》) 克林热爱荒原, 热爱他的同胞, 他不能忍受看见整个人类“在痛苦中呻吟劳作”而自己却逍遥自在的生活;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半的人因为没有谁去认真着手教育他们怎样勇敢面对那与身俱来的苦难而走向毁灭”。他希望通过先进的思想来改造荒原, 救民众于苦难之中。他这种强烈的救世意识不正与耶稣基督相吻合吗?

此外, 克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追求崇高思想之际, 仍然坚持朴素的生活——不, 在许多方面那是一种原始简陋的生活, 并且对乡下人视同兄弟”(《还乡》)。他的这种禁欲主义品质以及世人平等的思想不正是基督精神的写照吗? 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 克林站在黑冢上讲道, 有的内容就是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由此可见, 克林讲道其实就是对耶稣登山说法的直接模仿。

综上所述, 《还乡》中的环境——埃格敦荒原以及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有其原型可寻。但是哈代对这些原型形象不是一味地、静止地模仿,

而是有所创新。荒原的基本原型是弗莱所说的魔幻型世界, 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但是荒原也有其可爱美丽的一面。当克林与尤苔莎约会时、当克林愉快地割荆棘时, 荒原都显得可爱可亲。同样, 尤苔莎虽然拥有希腊女神般的高贵美丽, 但同时她又受到享乐主义的支配, 自我放纵。即使是含有圣人般耶稣原型的克林也有弱点。他的致命伤就是盲目, 偏执。他看不清现实, 他的理想出发点是好的, 但却不符合实际, 不可能实现。这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结束语

原型批评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 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有人指出: 如果每个故事、人物、意象都是原型的重复出现, 那么作家只不过是在做一种重复的写作, 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作家的艺术创作和每部作品的独特性。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作者认为原型批评的这个局限性并不是不能突破的。原形批评目的之一就是找出文学作品中普遍性的规律, 但它并没有否定作品特殊性的存在。作家在作品创作时, 不应一味地模仿原型意象, 而应在原型原有意义的基础上突破、创新, 创作出有个性的作品。在这方面, 《还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代在《还乡》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学神话典故和神话原型, 但他对这些原型进行置换变形, 赋予他们更多的含义, 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环境描写更加生动。这也许就是《还乡》永葆魅力的原因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Jean R. Brook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 Novel of Environment [A].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 New York: Cl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 [2] Thomas Hardy.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1995.
- [3] Zhu Gang.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M].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4] 弗莱. 批评的解剖[A] 沈宏, 柳杰译.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5] 弗莱. 文学的若干原型[A]. 庄海译.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6] 李恩宁. 论哈代式的宿命与悲感[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3年12月.
- [7] 李娅. 论原型批评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运用[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5期.
- [8] 陆汉军. 论原型批评的建立[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年7月.
- [9] 马弦. 论《还乡》中大自然描写的象征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年11月.
- [10] 托马斯·哈代. 还乡[Z]. 王守仁译. 译林出版社, 1998.
- [11]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Comment on the Archetypes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HENG Ying, TANG Xia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s one of Thomas Hardy's "novels of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in terms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discussing their archetypal meanings.

Key words: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Egdon Heath; Characters; Myths

(责任编辑: 张俊之)